

辛丰年音乐文集（套装全6册）

作者：辛丰年

总目录
[乐迷闲话](#)
[如是我闻](#)
[请赴音乐的盛宴](#)
[音乐笔记](#)
[处处有音乐](#)
[乱谈琴](#)

辛丰年音乐文集

乐迷闲话
辛丰年 著
SMPH
上海音乐出版社
WWW.SMPH.CN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乐迷闲话/辛丰年著. —上海：上海音乐出版社，2018.7

ISBN 978-7-5523-1570-7

I.乐... II.辛... III.古典音乐—音乐史—西方国家 IV.J609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8）第146940号

书 名：乐迷闲话

著 者：辛丰年

策划机构：雅众文化

出品人：费维耀

策划编辑：曹雪峰 赵 磊

特约编辑：林小慧

责任编辑：唐 吟

封面设计：段少锋

印务总监：李霄云

出版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

上海音乐出版社 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 200023

网址: www.ewen.co

www.smpn.cn

发行: 上海音乐出版社

印订: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7.5 字数: 138千字

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3-1570-7/J·1454

读者服务热线: (021) 64375066 印装质量热线: (021) 64310542

反盗版热线: (021) 64734302 (021) 64375066-241

郑重声明: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

[出版说明](#)

[作者介绍](#)

[像音乐一样美好](#)

[看似游谈却有根](#)

[钢筋铁骨有诗心——闲话钢琴](#)

[洋琴入中土](#)

[一大功劳](#)

[丑小鸭长成了天鹅](#)

[灵巧的击弦机](#)

[是机械又是工艺品](#)

[各式各样的钢琴](#)

[反对派与改革者](#)

[钢琴自动化](#)

[回过头去看看钢琴的老前辈](#)

[从六指弹到十指弹](#)

[唱独脚戏](#)

[从双手弹奏到多手弹奏](#)

[钢琴文献浩如烟海](#)

[移译的功能](#)

[普及与庸俗化](#)

[超级歌手——闲话小提琴](#)

[小提琴传入中国之后](#)

[古提琴](#)

[美妙琴音的不传之秘](#)

[演奏技巧的演变](#)

[技、艺之分](#)

[小品热及其他](#)

[技巧点滴](#)

[神童提琴家](#)

[小提琴演奏艺术走下坡路?](#)

[完美的合成乐器——闲话管弦乐队](#)

[管弦乐队在中国](#)

[如果巴赫听到了现代管弦乐队](#)

[从小到大, 又复归于小](#)

[从配器这窗口探胜](#)

[角色分配](#)
[特性演员与陈词滥调](#)
[弦乐是主力](#)
[木管各有个性](#)
[铜管的进化](#)
[打击乐用到点子上](#)
[人声的引进](#)
[总谱、钢琴、指挥棒、速度](#)
[管弦大军的布阵](#)
[管弦乐队乐器的“吐故纳新”](#)
[“流动建筑家”怎样施工——闲话作曲家的创作习惯](#)
[巴赫](#)
[亨德尔](#)
[莫扎特](#)
[贝多芬](#)
[罗西尼](#)
[舒伯特](#)
[舒曼](#)
[门德尔松](#)
[柏辽兹](#)
[肖邦](#)
[李斯特](#)
[瓦格纳](#)
[勃拉姆斯](#)
[德沃夏克](#)
[鲍罗廷](#)
[布鲁克纳](#)
[比才](#)
[圣-桑](#)
[雨果·沃尔夫](#)
[理查德·施特劳斯](#)
[威尔第与里姆斯基-科萨科夫](#)
[格什温](#)
[戴留斯](#)
[斯美塔那](#)
[约翰·施特劳斯](#)
[拉威尔](#)
[普罗科菲耶夫](#)
[十九世纪前的作曲家](#)
[流动建筑工程师的血汗代价](#)
[同行与隔行之间——闲话乐人的交往和爱好](#)
[乐人之间的互相崇拜](#)
[肖邦落落寡合 李斯特交游广阔](#)
[勃拉姆斯的友与敌](#)
[大师之间的互相褒贬](#)
[抗衡与交恶](#)
[隔行不隔山](#)
[音乐家与非音乐家](#)
[张冠李戴和未可尽信——闲话某些乐曲的作者和曲题](#)
[一连串的疑案](#)
[冒牌的贝多芬作品](#)
[误认和伪作](#)
[标题使你误入歧途](#)
[洋洋大观的海顿作品标题](#)
[许多名作的标题并非作者自取](#)
[先有曲后有题的乐曲](#)
[音乐“文字”及其复制——闲话乐谱](#)
[古谱难通](#)
[麻烦的附点](#)
[乐谱还不完善](#)

[改革乐谱方案多](#)
[卢梭与抄谱](#)
[印刷术为音乐效劳](#)
[乐中之舞与舞中之乐——闲话乐舞姻缘](#)
[乐舞结合，自古已然](#)
[歌剧中的舞蹈](#)
[从名曲中发掘舞蹈](#)
[听音乐的文明——闲话音乐会及其他](#)
[音乐会小史](#)
[方便听众，辅导欣赏](#)
[“安可尔”的灾难](#)
[捧场和喝倒彩](#)
[音响效果与建筑](#)
[音乐信使——闲话唱片音乐文化](#)
[原始的“录放机”](#)
[早期的唱片](#)
[唱片的进化](#)
[唱片对音乐欣赏的影响](#)
[唱片音乐的普及与泛滥](#)
[必要与无必要的重复](#)
[唱片中的珍奇](#)
[音乐教室中的助教](#)
[唱片的功与过](#)
[返回总目录](#)

出版说明

“辛丰年音乐文集”收录了辛丰年先生主要的五种音乐著作：《乐迷闲话》《如是我闻》《请赴音乐的盛宴》《音乐笔记》《处处有音乐》。此外，文集还收录了《中乐寻踪》的内容和《乐滴》的部分内容，分别编入《处处有音乐》和《请赴音乐的盛宴》。这些著作最初是由国内数家出版社出版的，此次为集中出版。

鉴于原版的各本著作存在同一人物、作品译名不同的问题，我们征求了作者家属的意见，在尽量保留辛丰年先生作品原貌的前提下，对这些译名进行了统一，译名原本统一但与现今译名不符的，我们全部予以保留，并做了注释，以方便读者阅读，特此说明。

“辛丰年音乐文集”编辑组

2018年7月

作者介绍

辛丰年，1923年生，原名严格，江苏南通人。曾为《读书》《音乐爱好者》等诸多知名刊物撰写音乐随笔，其中尤以《读书》杂志音乐专栏“门外读乐”知名。著有《乐迷闲话》《如是我闻》《辛丰年音乐笔记》等书十余种，驰誉书林乐界。辛丰年先生早年因抗战动乱，未能完成初中学业，后读书自学成癖，并迷上音乐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遍历乐坛诸家，饱尝古典音乐之妙。跋涉乐海半生之后，他将自己对音乐的热爱与理解化成一篇篇“乐普”文章，他的文字也因此成为中国乐迷亲近西方音乐的津梁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。

像音乐一样美好

无论在他生前身后，我想到父亲的时候，最常有的感觉是惊奇：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，世上竟还有这

样的人。我不是感叹他的学问有多好，文章写得有多好，而是惊讶还有这么好的人。

我当然知道，作为一个儿子，用“好人”来形容自己的父亲，这没有什么意义，在今天更是如此。在一个假道德、非道德、反道德、后道德混杂的时代，对道德的冷感和犬儒态度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，我对道德理想主义依然抱有信念，因为我身边确实有一个真实的例证。

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，也是接触过他的所有人的印象。中国人有替他人扬善隐恶的习惯，通常对文化老人会有溢美之词，但是我看别人写他的文章，深知对他的所有美好回忆都是真的，而且只是沧海一粟。

惊讶之余，必有疑惑。我常常想他那样的人究竟是怎样炼成的。是父母教的吗？好像不是。他的母亲很早就去世，他的父亲是一个威严而粗暴的小军阀，民国时代做过上海警备司令兼上海警察厅长和上海卫生厅长——我小时心目中标准的“坏人”。是学校教的吗？他初二就肄业了，其后全靠自学。

那么是另一个巨大的熔炉吗？他确实像同时代的许多青年，响应了时代的强烈呼唤。对于家族，父亲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，这种原罪的意识，从20世纪40年代接触革命思想，到“文革”中的吃苦头，一直到发家致富光荣的改革开放的今天，他从来没有改变过。

还有家国之耻。父亲说，他当年跑到解放区，是因为家不远处和平桥就是日本宪兵队，每次经过那里都要向日本人鞠躬，感觉非常屈辱。他总是绕道跃龙桥，避开日本人。他也不喜欢蒋介石，因为常去邹韬奋的生活书店看进步书籍，特别在青年会图书馆（在大世界隔壁）看了华岗的《大革命史》，痛恨蒋的屠杀，从此对国民党幻灭。

但是最直接的动因，是一本叫《罪与罚》的小说，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。2010年的时候父亲有一天打电话说他把这本书的英文版又看了一遍。他还告诉我，当年他投身新四军，最初不是因为读了马克思的书，而是因为震撼于《罪与罚》呈现的罪孽。无论如何，推动父亲一路走来的是一种对人间的绝对正义的追求，一种刻骨铭心的悲天悯人的情怀。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道主义者。

还有音乐，终生自学，终生挚爱。战争年代，父亲在部队所到之处，会寻访当地音乐人，向他们请教和借乐谱抄写。在他的行军背包中，还放着德沃夏克《自新大陆交响曲》的总谱。原江苏文联秘书长章品镇先生是他的革命引路人，1945年他们一同从上海坐船到苏中分区参加新四军。两人相约仿效巴托克，随军每到一处，即以纸笔记录当地民歌。我曾见他们在异地交流采风的信件。对于他们那代的文艺青年来说，革命是最浪漫的诗篇；对父亲来说，革命是最宏伟的交响乐章。

雨果在《九三年》中说：“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，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。”我父亲的一生，实践的就是雨果的这句名言，并且再加一句：在这两者之上，还有一个绝对美好的音乐。

严 锋

看似游谈却有根

大约六十多年前，我到上海兰心剧院去听工部局管弦乐队的音乐会，迟到一脚，入场门已拉起了沉沉的帷幕。我站在槛外，只能听到强奏的一两句。

至今每一回想前情，总要自笑：我这乐迷始终是个槛外人。这样也好，可以自由听，自由谈，自得其乐，不亦乐乎？

这本小书也正反映了槛外人的随意性。但是虽似游谈，并非无根。多年来，不满足于就曲听曲，还想有所知，因为有所知颇有助于倾听。于是对各种资料多方涉猎，日积月累，细大不捐，搜罗了一大堆，我不想自秘，就写成此书，与同好共享。

2005年夏

钢筋铁骨有诗心

——闲话钢琴

洋琴入中土

三十年前，听到钢琴在中国供不应求不走后门难以买到的消息，不禁联想起19世纪的一件蠢事。

鸦片战争之后，有些洋商并没掌握中国的市场信息，却想当然地不远万里运来一批钢琴。结果自然是无人问津。再运回欧洲去吧又不划算，于是大蚀其本。（此事见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·鸦片战争》第一册十三页。）

那么，钢琴这洋货可以说是在大炮声的伴奏之下首次成批输入中华的了！

随着门户洞开，西风东渐，“披霞娜”（piano，钢琴最初的音译名）在中国也不那么稀奇了。

近代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当中有个张德彝，1866年出国，途经上海滩，在一个洋教习家里看到“洋女拨弄洋琴。琴大如箱，音忽洪亮忽细小，参差错落，颇觉可听”。

俄国人写的《八国联军目击记》中，记着他们攻下天津城后，在一架幸存的钢琴上弹唱俄罗斯国歌《上帝救沙皇》。

洋琴还走进了紫禁城。溥仪被赶出大内之后，参加清点文物的人们在宫中看到宣统兄弟俩玩过的琴，一旁还乱七八糟地堆放着一些时曲、小调的谱子。

1949年之前，如果到福州、厦门，特别是鼓浪屿这些比较“洋化”的地方，漫步住宅区，很容易听到洋楼中飘来的琴声。而在旧上海，花一笔不算太高的租金，便可以向“琴行”里租一架旧琴来弹弹。那些大大小小的“琴行”，除了卖琴（及其他乐器、乐谱、唱片），租琴也是它的业务。

旧时流入中土的钢琴数量之多，也许“文革”大抄家、“破四旧”时的景象可为旁证。

然而钢琴毕竟不能由有钱、有闲阶级独享，于是进艺术学校专业习琴的人逐渐多了起来。

有趣的是，由于教育普及，小学生中教音乐的老师总得学会弹琴，而正规的弹奏法又习之不易，对于某些人（弹者与听者）来说也似无必要，于是应运而生出现了一种非正规的简易弹奏法。简言之便是：右手弹高音部旋律，左手像打拍子似地在低音部配以“伴奏”。此所谓“伴奏”，基本上只重复曲调重拍上那些音而已。要掌握此法，用不了多长时间。然后便可施之于一切歌曲、小曲的弹奏。据《毛毛雨》作者黎锦晖的自述，此法的发明权还要归他。

平心而论，这种弹奏法虽不登大雅之堂，然而它对于普及中小学的音乐教育却也功不可没。

洋琴之声，同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本来是格格不入的，但后来听惯了，竟弄到有些商业性电台在播放方言小曲弹唱时也把钢琴用上了！

说正经的，1934年，有位热心的洋人叫齐尔品，这是他的中国名字，原名车列甫尼。他父亲还教过俄国大音乐家普罗科菲耶夫。

在齐尔品赞助下，《牧童短笛》《摇篮曲》等道地中国风味的钢琴曲问世。这或许是一种标志：“洋”琴终于为中国所“用”了。